

费定选集

不平凡的夏天

上

人民文学出版社



费定选集

不平凡的夏天

上

主 万 译

叶冬心 校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三年·北京

К. А. Федин
НЕОБЫКНОВЕННОЕ ЛЕТО

根据苏联外文出版社英文版(1950)译出。并
根据苏联国家文学出版社六卷本俄文版《费
定文集》(1952—54)校订。

封面设计：肖万庆

不平凡的夏天（共两册）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朝 内 大 街 166 号)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北 京 印 刷 一 厂 印 刷

字数 571,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25\frac{9}{16}$ 插页 4

1983 年 2 月北京新 1 版 1983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28,500

书号 10019·3411

定价 2.30 元

出版说明

康士坦丁·费定（1892—1977）是苏联著名作家，三部曲《早年的欢乐》、《不平凡的夏天》和《篝火》，是他的代表作，前两部由于突出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曾获得一九四八年斯大林奖金一等奖。

《不平凡的夏天》是三部曲的第二部，描写的是十月革命后的一九一九年夏天，苏维埃政权对反革命力量进行的有决定意义的斗争。这个中译本曾于一九六一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现由我社收入“费定选集”重印发行。

三部曲的第一部《早年的欢乐》，也已由我社根据作家出版社一九六一年版本重印；第三部《篝火》，已由我社于一九八一年出版。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1982.3.

1

一切历史上的大事，不仅带来人们精神上的得意、失意和一般的激动，并且还必然带来异乎寻常、远非人力所能阻止的痛苦和损失。对于一个认识到发生的事件是历史一般过程中一部分的人，和对于一个自觉地来支配历史的人一样，这种痛苦并不是就不存在了，就象引起身体上痛苦的疾病被病人知道后，那种痛苦并不是就不存在一样。可是这种人忍受痛苦，和一个没有体会一切事件的历史意义的人忍受痛苦，是不相同的。没有体会历史意义的人，只知道今天的生活比昨天的或者明天的要艰难些或是舒适些，好些或是坏些。对于前面的一种人，历史的逻辑使痛苦具有意义；对于后面的一种人，痛苦加在身上似乎只是让你受苦的，就和人生似乎只是为了活着一样。

沙皇陆军中尉瓦西里·达尼洛维奇·狄毕奇被德国人俘掳后，正长途跋涉，回到伏尔加河畔赫瓦伦斯克小镇上他的家里去。苏德交换战俘早就开始了。狄毕奇虽然曾经尽力争取，可是起先他并没有被列入遣送回国的人里。由于二次从俘虏营中潜逃，他被关进了科恩尼格斯坦的那座撒克逊古堡。那座古堡是专门拘禁盟军俘虏中屡次潜逃的军官的监狱。多年前，米海依尔·巴枯宁^①因为领导了一八四九年的德累斯顿暴动^②，就被监禁在科恩尼格斯坦的。每逢和法国俘虏们谈论到俄罗斯性格

的堅韌時，俄羅斯人總提起巴枯寧，並且從這些回憶中獲得了更多的力量，去忍受德國人千方百計地想出來的殘酷的刑罰。到了一九一九年春天，狄畢奇才輪到乘軍用車回國，但是這時他患了痢疾，在醫院里整整躺了一個多月，差點兒脫離了塵世。隨後他被列入一群有病的俘虜中，乘紅十字會火車經波蘭回國。一路上，他始終躺在吊床上。最後，他通過巴蘭諾維治的檢疫所，到達斯摩棱斯克，走路仍舊感到吃力。他在軍醫院里住了一星期，然後出了院。

他到了火車站，待在一群焦急得要發狂的人當中，這群人彷彿只是為了要拖着行李和零星什物打轉兒，這時，他突然笑了。他回想到四年前，大學里的好友們怎樣歡送他這個二十三歲的准尉到前綫上去。朋友們擁抱他，吻他，一再重複地說：“再見！不會有多久的！勝利了就可以再見面了！”現在，見面的時候來了。他又站在一個俄羅斯火車站上。這個車站和他參戰時上車的那一個多少有點兒相似。當他瞧見自己待在這群人中間，穿著皺折、污穢、褪色的銀灰色軍服，摘去肩章，背着一個雨水漬皺的綠色德國行囊，憔悴、瘦削，眼睛紅腫發炎，淒涼、孤獨、生氣蕭索，面對着俄羅斯，他不禁發出痛苦的微笑。

一個士兵的手提箱箱角撞到了他的肩上。撞擊使他感到一陣痛楚和肚里的空虛——那種不變的、幾乎是慣常的飢餓的感覺，象繃緊的弦子似的咕咕叫着，使他的膝蓋只是哆嗦。他走向

① 巴枯寧(1814—1876)，無政府主義者，極力反對馬克思主義。他的活動主要在俄國以外進行。

② 一八四九年春，普魯士國王威廉四世拒絕接受法蘭克福國民議會制定的憲法，國民議會在左翼便號召起義，希望強制施行。人民起義開始於德累斯頓，但由於普魯士軍隊的干涉，終於失敗。

牆壁，卸下行囊，拿出軍醫院里給他的一塊粘牙的黑面包。他掄下面包頭，很快地嚼了起來，大張着嘴，把粘着的面包從牙齒上剔了下來。

從那天起，狄畢奇從西面進入俄羅斯的腹地，不斷地向東南行進，走向那片楔形的黑土地，對於那片黑土地，他在大學生時期到莫斯科去的途中，早就熟悉了。他的行進非常緩慢，常從一個換車站搭上偶然駛到的、擠滿了人的有篷貨車或是空着的敞車到另一個樞紐站去。火車會突然停住，一夜一夜地停留在側軌上，然後又突然莫名其妙地繼續行駛，慢騰騰地穿過田野和森林，直到司機宣布燃料用完了為止。碰到這種時候，旅客們總是咒罵着爬下車來，走到附近的樹林里去砍些樺樹。

狄畢奇坐在貨車敞開的車門那兒，擺動着用藍色奧國綁腿裹着的瘦腿；他注視着眼前緩慢變幻着的景色：犁過的田野；黝黑的村莊；陡峻的路基；用支柱撐着的黯淡的电杆，孤單的知更鳥兒栖歇在松弛下垂的电綫上啼叫。這是他的第二十八個春天，它給他帶來了歡樂。小山旁邊，突然現出一片浸在陽光里、已經蓊密高大的鮮綠色冬季農作物，他十分感動，咽喉都變得哽咽了。他貪婪地去領受這片可喜的新綠，一面隨便哼着一個孩子們唱的調子，好像是：“兩隻小鳥飛去了，兩隻神奇的小鳥。”他看了又看，毫不感覺厭倦。森林里的樹木和林間隙地殘株上長出來的嫩枝，斑斑駁駁地生滿了光澤的新葉，還沒有完全舒展開。農民們的矮小、肥壯的雜種牛，有褐色的，有花斑的，四面分散開，擺動低垂着的腦袋，在一朵花還沒有開的牧場上吃草；男孩子們披着父親從前綫帶回來的長大衣，坐在陽光里編鞭子。他們戴着脫毛的帽子，緩緩地回過頭來看火車駛過。偶爾，他瞥見一個女人踏着碎步扶着身邊跳動的犁在畦間行走，一面緊拉

着长长的繩，一面向矮脚馬揮着樹條。那匹馬好象就要向前倒下似的。虽然这一切瑣細的事物都是平凡的、熟悉的，但是它們却象某些离奇的、新发现的、第一次看見的东西一样，使他吃惊。一切景象和他战前的回忆一比，都显得藐小、貧乏而簡陋了，但是对他說来，一切都比以前亲切，紧抓住了他的心。

可是在車站上，这种感动的心情却被人民中間发生的剧烈的变化所引起的惶惑取而代之了。这些变化使狄毕奇感到，这班人虽然外表熟悉，却十分陌生。他們总跳下車来，群聚在农民四周。农民总把普通的食物帶到車站上，来掉換士兵和城里人的更普通的东西——火柴、盐、撕开包装的劣等烟絲，以及帶在衣袋里旅行而弄脏了的几块方糖。由于价值和价格間的显著的差别，这类买卖使狄毕奇大为吃惊。他还习惯按照战前的戈比去估計价格，所以他无法了解，为什么一把盐可以轻而易举地換到一只油炸鷄。他媽的，这种荒謬的經济学！可是，倒不是这种新奇的欺騙令人可怕，絕对不是！可怕的倒是聞到市場上食物的气味，看到有的人手指在咯吧咯吧扭断鷄翅膀，有的人牙齿在嚙着白肉，有的人嘴在咀嚼，有的人凸出的喉結在上下移动，上下移动！

狄毕奇，落在人群后面，赶忙朝穿灰色軍服的人們乱哄哄围着陆軍商店走去。他設法挤向一个小窗口，那兒砵碼在一些秤的黄銅盘里叮当作响。他把証件从別人头上伸过去，大声嚷道：

“讓一个有病的人进来，弟兄們！一个有病的人，弟兄們！”

他被人挤开了。

“这兒都是有病的人。”

他坚持着，硬挤回窗口，把証件塞到管秤人面前，恳切地請求道：

“我已經三天沒有領到一點兒口糧了。請你們照顧照顧，同志們！”

幾個人立刻帶着惡意的懷疑的神情望着他的證件。

“你撒什麼謊？你咋兒不是領過麵包的？”

他們把證件扔還了他，但是他不肯罷休，硬要他們再看一看，用他那緊張得凸出的眼睛的疲憊目光，用長滿黑鬍鬚和抽搐着的臉，用絕望但是威嚴的喊聲，來表示他對一片麵包的權利：

“不要這樣忙着把證件扔回來！看一看！我是個戰俘——從德國回來的——看看那上面寫的是什麼！”

他的四周寂靜了一會兒。銳利的目光再度查驗他的證件，接着他聽見有人尖刻地說道：

“中尉！你還得等一下，閣下！我們很知道你們，軍官老爺們！”

他們又把他擠開。他的胳膊肘實在沒有氣力去爭取他的權利了。

有時候，碰到這種情形，狄畢奇想中途就停止他的旅程，被雇去做個長工，釀克瓦斯，種馬鈴薯，留在一個村子里，直到時機好轉，並且——最重要的——直到他恢復了健康。但是，要看見他的家、他的母親和他的妹妹的希望，一種在他囚禁時就使他着了魔的希望，推着他向前，假使環境需要的話，他真願意在地上爬到他那遼遠的親愛的赫瓦倫斯克去。

夜晚，當貨車門關閉起來擋寒氣時，旅客們就開始談起話來。狄畢奇在黑暗中只能根據聲音來猜測說話的人是誰。從這些談話里，他漸漸知道了祖國目前的新形勢，祖國正被不斷突起、移動不定的戰綫割裂着。

在科恩尼格斯坦的時候，他就聽到謠言，說有兩個勢不兩立

的俄罗斯。那时候，“內訌”和“內战”两个詞比一九一七年“革命”两个字使俘虏們还要震惊。在回国的途中，狄毕奇知道了南部的所有白匪都承認邓尼金是他們的司令，而西伯利亚却在海軍上将高尔察克的手里。高尔察克已經宣布自己是俄国的最高統治者。这些南部和东部的庞大的軍隊（包括所有的哥薩克騎兵和以前俄国陸軍中絕大多數的軍官），正计划在伏尔加河流域会师，这样形成对莫斯科的包围，莫斯科方面为了保卫各苏維埃，正不断地動員人民参加紅軍。以前，狄毕奇从沒有听說过邓尼金和高尔察克。但是，一直到革命的时候，他也从沒有听說过任何一个紅旗上現在表彰的那些姓名。他因为自己不知道这些事情，很感慚愧，設法想掩飾起来，把这归咎于他的落后和他做俘虏的原因。他知道內战也正在俄国西部、北部、南部和东部进行，而各部的白匪也都在他聞所未聞的將領指揮下作战。这些白匪到处都由工人、水手和以前的士兵所組成的苏維埃軍隊对抗着，这使他很惊奇。他現在明白了，为什么科恩尼格斯坦的法国俘虏指摘俄国人背信了：俄罗斯的盟国早已不再是她的盟国了。他发现不論战争在哪儿进行，法国人、英国人、日本人和美国人就在哪儿干涉俄罗斯的事情——在北部和南部，东部和西部。他因为自己不了解这些大事的原委，很感不安，但是他看得出来，他在車站上和火車上听着他們談話的那些人中間，有許多人并不比他知道得多点兒，虽然在狄毕奇被囚的时候，他們却是这些大事的目击者，甚至是自願或非自願的参預人。他觉得这些事要求他拥护一方，但是他对这一点却全无准备。他只知道，如果他承認白匪是对的，那末帮助他們的法国人也是对的，然而他决不能承認这一点，因为那无异于承認，在科恩尼格斯坦攻击他的法国人也是对的了；但是他恨他們，因为他

們說到俄罗斯时那样痛恨。一切其他的事情在狄毕奇看来，似乎都是杂乱无章的。当他在关闭着的貨車的黑暗里听着談話的时候，他自己想到，他出生的那个世界，要比他現在置身在內的这个暴风驟雨的世界朗朗單純百倍。以前，大家共同和一个人人都知道的敌人作战；現在各人都照着各人的意思打仗。弟兄和弟兄打；必須分清：一个弟兄是你的朋友，另一个是你的敌人。嗜，真搞不明白这些离奇和紛乱的大事的意义！于是狄毕奇带着混乱騷动的心情，被火車的搖蕩和車輪的均匀的隆隆声带入了睡乡。

一天早晨醒来的时候，他突然感到一陣令人眩暈的飢餓。火車正停在他非常熟悉的洛提士哲伏大樞紐站上。这是战前他时常經過的一座城市。战前，經過这个車站时，他总要光顧一下这里菜肴著名的車站餐室；那兒，长的餐桌上总是摆上一盘盘热气騰騰的菜湯，等待着新到的火車上的旅客。这个餐室还附設有一所訓練学校，訓練邻近村庄里来的韃靼小孩侍候用膳。一切都特別引人、开胃、精美。一听见这座車站的名称，狄毕奇就仿佛在擦亮了的鏡子里看見一大排延展开去的橘黃色边的湯盘，菜湯里浮着金黃色的油，上面繚繞着一圈圈热气。每一盘前面，放着一些炸成淡褐色的包子；花盆后面露出一片片雪白、多孔的面包。韃靼侍者，手里拿着餐巾，用膝盖抵开沉重的椅子請客人坐下。

狄毕奇全身都被飢餓所引起的欲望紧扼住。他向貨車外面张望，看見不远的地方有一群人围着几个女小販們。他不顧身体虛弱，跳下了火車，走到月台上，跑向那一群人。他已經作了个决定，一个早就逗引着他的决定：他要用他的德国行囊去換一些食物。他迅速地从肩上取下它来，把里面盛的毛巾、汗衫和水

瓶都塞进了衣袋和上衣的胸口，然后抖抖袋子，把它抹抹平，挤进最近的一群人丛中去。

一个棕褐色脸的鞑靼老婆子，生着泪汪汪的、害砂眼的眼睛，蹲在一只用粗麻布遮住一半的篮子面前，从敞开的一边，露出一罐酸奶和几只油炸鸡。

“我拿这只袋子换两只鸡，”狄毕奇模仿着他所听见的四周的喧嚷，这样喊叫。

鞑靼老婆子用头巾的一角揩揩眼睛，继续默不作声地坐着。

“喂，怎么样，老板娘？瞧瞧这是个多么好的买卖，”狄毕奇说，声音里有点犹疑。

老婆子拿起行囊，用打皱的手指把它翻转过来，然后一语不发，把它退回去。

“你懂俄罗斯话吗？”

“为什么不懂？这不是咱们的袋子，”鞑靼人突然说。

“不错，不是咱们的——是外国袋子，比咱们的好。瞧，它有油布夹里。不透水。拿去，换两只鸡！”

“带子都断啦，”老婆子安详地反驳他。

“没有断，只稍微破了一点儿。你可以把它缝好。”

她又把行囊拿起来。

“一个大窟窿，”她摇摇头说。

“你可以把它补好，”狄毕奇回答，把袋子硬放到她的膝上。

她不慌不忙地把它翻过来，摸摸夹里，看看四角，又退了回去。

“你给我点东西交换，给我点东西交换，交换！”狄毕奇把袋子翻转过来，喊着说。

“喏，拿去这只小母鸡，”鞑靼人说，一面从篮子里掏出一只

鷄來。

“這不是鷄，這簡直是只小鷄崽兒，你这吝嗇鬼！”

“我不是吝嗇鬼——你才是吝嗇鬼哩！”她很鎮靜地反唇相稽，一面把那只炸得焦黃和油光光的小母鷄橫放在其他几只鷄上。

“那末，好吧，”狄畢奇不耐煩地說，一面把行囊卷起，仿佛預備立刻走開，但是却没有氣力走開，又不能把目光從鷄上移去。“就把你的那只小鷄崽兒給我，另外再加上那一罐酸奶。算是個便宜貨。”

“為什麼一罐？罐太大了，”韃靼女人回答。“喝一杯吧！”

“媽的，好吧，斟一杯，”狄畢奇軟弱地說，伸手去拿那只鷄。

“什麼‘媽的’？什麼‘媽的’？”女人突然大聲喊叫。

她氣憤憤地一抬手，把粗麻布拉蓋在她的貨品上；她趕快開始揩揩眼睛，同時用她那令人不解的語言喃喃地嘟囔着。

“哦，好啦，好啦——就不說‘媽的’，”狄畢奇抑制住惱怒和焦躁，几乎是恐怖地說，一面又把鷄上的麻布拉开。

老婆子愠怒地拿了行囊，放在腳跟前，開始把酸奶倒出來。

狄畢奇貪婪地望着淡紅色的乳塊和甘美的乳皮落進杯里去。目擊這場買賣的士兵們也盯着牛奶；這使他很不安。他微微轉過身，仿佛不是咽，而是把冰涼、潤滑的酸奶和乳塊一起灌下了喉嚨。

他舐舐鬍鬚，感到一種特別鮮美的滋味，它使他想起了童年。接着，他揩去額上泛出的虛汗，大踏步走過廣場到車站去。途中，他用先前常常看到眼熱的那種手勢，扭斷了一只鷄腿；他正預備把鷄腿放進嘴去時，忽然聽見一聲又驚又喜的喊叫：

“朋友們！有一班火車要駛往奔薩去，來呀！”

他立刻和別人一起朝一條較遠的鐵軌奔去。

那列客車空着，車廂里很干淨，顯然是剛接好的。乒乒乓乓大亂了一陣子以後，車里很快就坐滿了人。

狄畢奇選擇了一個上鋪，爬上去，躺下來，把大衣放在胳膊肘下面，開始吃那只雞。他簡直沒敢夢想到乘坐客車旅行，在一列直開奔薩的火車的臥鋪上舒舒服服地伸開兩腿！從奔薩那兒，他可以很容易到達庫茲尼茨克，然後就是靠他家乡很近的叙茨蘭了。他撕下几小塊雞，蘸了鹽，和咯吧作聲的軟骨頭一起嚼着。他幻想到一艘白色的大汽船，在伏爾加河寬闊和平滑的水面上拍擊着它的划水板。綠色的河岸象緞帶似的綿亘或象曲綫似的纏繞在兩邊；快樂的旅客們靜悄悄地欣賞着晴朗的天色。船里面傳來馬達的深沉和均勻的呼吸聲。狄畢奇眯起眼睛，吮着雞腿骨；在他看來，他從一個遙遠的轉角後面，似乎已經瞥見他的家乡赫瓦倫斯克了——晴朗，安寧，山谷里開滿了春花。

突然，他的周圍騷動起來。車廂里滿是詛咒、呼喊和婦女的哭泣聲。在这一切騷動中，他聽見一個人狂怒地命令道：

“下車去，我告訴你們！所有的人都下去！”

列車員，由一個倒挂着步槍、袖子上縛着紅袖章的懶洋洋的衛兵伴着，正擠過走道里的人群，一面憤怒地喊道：

“誰告訴你們這列火車是開往奔薩的？這是一列專車！下去，不要多話！”

旅客們開始咒罵、抱怨，擠擠碰碰地把他們的東西搬下車來。

狄畢奇小心地把殘余的雞骨頭包在毛巾里，爬下臥鋪，跳下車來，跟着人群緩緩地走過鐵軌間的沙徑，向隆起的車站建築那兒走去。

狄毕奇在一道汹涌不断的人群里从半开的門中挤进了候車室，覺得有点兒头暈。地上躺滿了人；在板烟的浓烟里，一切似乎都蒙上了蜘蛛网。靠近較远的牆壁那兒，一个滿布着尘埃、发灰色的巨大食棚，沉沉地睡熟，象一个衰老过时、已經对人不再有用的牲畜一般。孩子們在食棚附近的一条板凳上躺着或是乱爬。

狄毕奇跨过包袱、籃子和穿着皮靴或是草鞋伸展出来的人腿，好容易走到食棚前面，靠着板凳的一头蹲了下来。

他看見前面正对着他的那扇窗戶旁边，有一家人。他們跟四周的人很不相同，因此他不禁老盯着他們。

这一家人是夫妻俩和他們的大約七岁的兒子，他象他母亲，生得非常清秀。此外，还有一个灰白头发的女人，鬚发微微遮住鬓角，身上穿着有趣的动人的老式服装。她不是俄罗斯型的人，大概是外籍的女教师。她全神貫注地在照料他，讓他用一个蓝色珐瑯杯子好好喝水和吃几小片上面塗了些东西的黑面包。他每次刚吃完一片，她就立刻又递一片給他，硬要他从杯子里喝口水来咽下去，一面从他膝上把面包屑揮掉，还把他手里的杯子扶正，讓他端穩一些。

这对夫妻很相配。他不过三十多岁，她正在妙年。她那温雅的态度，究竟有几分是天生的有几分是修养来的，一时簡直无法可說。不管怎样，最先吸住人們注意力的就是这种温雅的态度，也就是她在和她身世显然极不調和的情况下保持着的那种

雅淡媚人的态度。另一方面，她的态度也显得有点兒做作：例如，她抓住一只粗糙的洋鉄杯时，伸出小指，稍稍地显示出她那象座垫一样柔軟的手。或許，她是故意夸张她的手势的优美，为了表示：无论什么环境，都不能迫使她改变她的温雅的态度；或許，她只是希望用温雅的态度和这种环境的可笑的抵触，来让丈夫和自己开心吧。

很明显，他們俩都想用一种談諧的态度，来使这个困窘的情况——坐在皮包上，待在一大群似乎含有恶意的人丛中，用洋鉄杯喝不合口的开水的情况变得愉快些。每隔一会儿，当他們从那只鋪着一条餐巾、用来当桌子的皮包上拿起一件东西来互相传递时，他們总笑笑。然而从他們投向孩子身上的目光中，我們可以看出来，他們实际上很不安，甚至有点兒惊駭。可是虽然有这种隐蔽着的不安，他們却仍旧給人一种印象，叫人以为他們內心十分快乐，并且因为那种快乐，显得很討人欢喜。

狄毕奇不由自主地听起他們的簡短的談話来。从那些耐心等待車的人的嘈杂声中，他漸漸听出，他們在談些什么。他許久都沒有看見这样一个快乐、和睦的家庭了；他觉得奇怪、伤感，但又有点兒快慰，这样一个人家竟会被卷进老練的士兵虽然习惯但仍不容易忍受的一陣旋风里来。

“阿絲雅，”丈夫突然用相当响亮的声音說，“你觉得奥尔加·阿丹莫芙娜是不是最好把別針解下来？”

“別針？”他太太惊讶而好奇地問，仿佛料到答复是极有趣的一般。

“別針，”丈夫又說了一遍，庄重地向女教师眨眨眼；她立刻举起手，握住別在她那长下頰下面、鑲着瓢虫的一只廉价的賽璐珞雛菊。

“您这样爱奢侈，人家也许会把咱们当作资产阶级的，奥尔加·阿丹莫芙娜。”

“唉，沙夏，怎么可以这样开玩笑？奥尔加·阿丹莫芙娜会吓量过去的。”他太太又象耍俏又象表示同情地向那位年龄较大的女人一笑。可是她的笑容却和她的话矛盾，它表示拿奥尔加·阿丹莫芙娜开玩笑是非常有趣的。

“我们准会因为奥尔加·阿丹莫芙娜而遇到麻烦的。她有着这样一种贵族风度。瞧，她多么傲慢地望着那些士兵！”

“我绝对没有望着那些士兵，亚历山大·符拉基米罗维奇！”奥尔加·阿丹莫芙娜不承认，脸霍地红了起来。“我只瞧着我的阿辽沙。”

“绝对！”亚历山大·符拉基米罗维奇哑然一笑。“这是什么话？‘绝对’？这种话我不懂。‘绝对’？我从没有听说过。‘绝对的’^①都取消了。‘绝对的’不再存在了，太太！”

“请您保护我，安娜斯塔西雅·盖尔曼诺芙娜，”女教师尖声尖气地说。“我激动起来，要影响到我的阿辽沙的。”

“但是您知道，他只不过是开玩笑罢了，”安娜斯塔西雅·盖尔曼诺芙娜同情地回答。

“噢，太太，我们不要过分容易发烦，”亚历山大·符拉基米罗维奇又大声叹息着说。“我们可能会处在更恶劣的情况里的。别生气。”

他漫不经心地转过脸去，厌烦地向四周瞥了一眼。狄毕奇这时才看清了他的脸——脸很大，上嘴唇轻蔑地翘起，鼻孔大张着。他脸上修得很整洁，这最令人奇怪：在旅途的灰尘、混乱

① 指神而言。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黑格尔宣称，哲学是“绝对知识”。他的“绝对”、“绝对观念”无非是神的新名称。